

旧事

塘边的白杨树

杨 徽

老家塘角边屹立着一棵白杨树，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它就静静地面对着大塘里浩渺的水面，好像一个爱俏的少女，常常对着镜子般的大塘发呆。白杨树浑身褐色皴裂成不规则小块的皮，好像满是纵横沟壑的刚犁过的旱地。因为它的树身微微向着水面倾斜，小时候的我总是试图爬上去。粉嫩的小手刚刚触碰到那粗糙的皮，便被硌得生痛，只得松开双手，双脚使劲往前一蹬，身子便往后跳下来。

白杨树不像别的树枝条舒散成一把伞，而是枝条挨着树干，只张开很小的角度，所以，整个树很紧凑，好像一根长长的棒槌。另外，它的木质松脆，只要握着枝条轻轻往树干外的方向用劲，便听到“咔嚓”的一声，枝条从树干脱落而去。而且，枝条也很容易断裂。因此，白杨树几乎没人去爬。所以，在我幼小的的心灵里，白杨树很孤独。

孤独的白杨树以枝条密集的姿态，慢悠悠地走进春天。无数缀满枝条的棕红色芽苞，在微风的抚摸和暖阳的熏陶下，渐渐膨胀着内心的欲望，慢慢睁开了惺忪的眼睛。嫩绿的叶尖冒出来了，柔软的叶片舒展开了，枝头也从光秃秃变得绿油油了。过几天，嫩绿色的心形叶片便密密麻麻地缀满枝间。春天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会儿是艳阳高照的晴，一会儿是缠缠绵绵的雨，一会儿又是摇摆不定的风。待我隔了几天再留心那棵白杨树时，只见无数棕色的花蕾不经意间从叶柄的底端冒出来，慢慢地长成一条条寸把长的“毛毛虫”。随着枝叶在风里摆舞，那些“毛毛虫”搔首弄姿，怪吓人的。更吓人的是一些“毛毛虫”从树上掉下来，落进后颈脖，弄得痒痒的，只能伸手去挠。当小手碰到软软的满身带刺的它，捏出来，还没看清，误认为是毛毛虫的时候，捏着花穗的手指一松，嘴里发出一声尖叫，三魂六魄都出来了似的。

夏天来临，白杨树的叶片长得又大又光滑，好像无数蒲扇，在微风里摇来摆去，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喜欢坐在树下，仰着头，痴痴地看着满树的叶片像无数的小伙伴一齐拍着手掌，欢快地舞动着。满树的叶片相互碰撞的声音，

师傅老谭

易裕厚

近日整理手机相册时，我不禁又想起了老谭。

老谭原来是我的所长，不到一米七的个子。第一次见到他是刚入警那年的夏天。

记得当年我被分配到县局最偏远的中心派出所，离县城有60公里远。副所长开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接上我，飞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派出所。在所办公楼二楼，见到了身材瘦小，四十来岁，正伏在办公桌上划改着材料的所长老谭。老谭看到我，从坐椅上站起来，笑呵呵地握着我的手，连声说着“欢迎”。问了一下我的基本情况，他告诉副所长把我安顿好。干练、随和，是我对老谭的第一眼印象。

半路从警的我，刚到派出所，什么业务都不懂。一开始，主要是负责守值班电话，顺带在所里食堂帮忙。

不久，县局部署严打行动。我获悉一家停产水泥厂变压器被偷和作案嫌疑人情况的线索，当即向老谭报告。当晚，两名盗贼落网，赃物铜线也找到了。我们率先打响了全县严打的“第一枪”，得到县局表扬。我写了一篇稿子刊登在县局简报上。之后，老谭对我的关注多了。

几天后，所里抓到一个偷牛贼，老江湖的派头，百般狡辩。老谭一阵打量后，连珠炮式的一顿质问，“老江湖”答不上话来，乖乖地交代了偷牛的过程。老谭的审讯招式让站在一旁的我暗自敬佩。

审讯到了中午，几个同事都没吃中饭，老谭安排我给偷牛贼做材料。可我刚到派出所还没办过案，根本不知道材料怎么写。老谭看我一脸懵然，甩了一份“样本”给我。从偷牛的过程，为什么

时而轻柔，需要侧耳细听；时而恢宏，闭着眼睛都听得真切切切。斜向水面的白杨树，遮挡着部分强烈的阳光，在水面投下一片狭窄且修长的阴影，给爱下塘游泳的我们送来清凉。

秋风不经意间将满树绿色的叶片吹得尖端泛黄，渐渐地，那些黄色像画布上的颜料似的慢慢洇染开来，叶片上的黄色慢慢增多，树上的黄色叶片也渐渐增加，整个白杨树好像是褐色、浅灰、绿色与黄色颜料涂抹而成的一幅油画，亦真亦假，亦实亦虚，让人不禁怀疑自己的感官是不是出了问题。然后用劲揉一揉眼睛，甩一甩脑袋，才明白眼前幻象般的景致，无非此前经常撞入眼帘的那棵其貌不扬的白杨树，只是萧飒的秋风将它涂染得面目全非而已。

金黄的树叶摆摆晃晃，飘洒着，满地的金黄，衍生着我心中无限的遐想。我喜欢从厚厚的落叶堆里，挑出几片叶形完整，没有干枯，颜色全是金黄的叶片，小心翼翼地夹进书叶。又是春暖花开时，那些叶片便变得干燥、平整，叶脉清晰，页面满是细细的皱褶。白杨树叶片做的书签，成为我馈赠好友的礼物。因为喜欢那些书签，我便经常翻开家里的藏书，去看它们颜色变浅了没有，形状是不是还是边缘满是锯齿的心形。翻看书签的时间多了，看书的兴趣也渐渐浓了。

当无数光溜溜的枝条在有点刺骨的风里摇来摆去，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时，我意识到，冬天来了！

后来，一阵大风将白杨树吹得更加向水面倾斜了，父亲便挥起斧头将它砍掉了。父亲选了四根粗壮的枝条插在塘边的土里，第二年春天，它们便长成了四棵小白杨树。最粗的那段树干，被父亲放在厨房屋檐下，其他的树干和枝条统统当柴禾，晒干之后塞进了灶膛。因为白杨树的木质疏松，烧起来烟浓火不旺，为此母亲还抱怨了多回。几年以后，那段放在厨房屋檐下的树干上长出了一些褐色的木耳，母亲便采了一些，用水泡发，炒熟做菜吃。由于那些木耳比买来的木耳显得硬些，母亲炒了一回后，再也没炒过了。

那四棵扦插的白杨树长得很快，不几年树干便有碗口粗，树尖接近屋顶了。后来，家里建房缺地基，父亲便将它们砍掉，然后将菜园里的土取来将塘角填平了。从那以后，我便很少见到白杨树了。

玉珍的诗

在云龙

春天来了，先经过郊外
再到云龙
然后才进入市中心
这儿是城里最安静的部分
既有城市的秩序，又有
乡村的静谧
因降雨比往年更多
花开得也更慢更谦逊

街道上有紫荆，夹竹桃
野花，草坡
雾很大，使静默的田野
笔在印象派那样抽象的氛围中
树往后倒退
在雨发出湿漉漉的光泽
这很像它的名字：云龙
并没有拜金之气，传统，安静
像一幅高天之上的云图
与世无争
我想起小时候躺在山坡上看云
云动着
在风的推力下变幻样子
那是我见到的最大的荧幕
展示着自然和造化的无穷之美
但后来我再没有那样
在城里鲜有那样安静的地方接近童年
有时我抬头看天
并不为云图而激动
但若在市区的边缘能找到这样一块空地
我也许能够重新坐下
抬头
将儿时看过的天空重新看一遍
风云早已不是那时的风云
而大地还在这儿
像这块土地，正努力让自己更好

寂静之地

那天下雨，我们一起去云龙
在这之前的雨布满了整个半年
气候反常，但土地很宁静
云龙区看不到喧哗往来的人
它仿佛总在沉思

我不知这个地方的盛夏如何
如果下雪
在漫漫无际的长街，空无一人而只有雪
知足的人住在他们的房子里
推开门看到完整的雪
洁白，慎重而安静地盛开
总是比别处少很多践踏

也许我适合这儿
我是个不适合中心的人，人群中心
市区中心，我都不想躲避
当车穿过大街
城市的中心就像大海，而我们是鱼
在钢铁游艇里寻找来来往往

这个时代正丧失寂静，风光者
经常穿过闹市
我这样的人
正在市中心觉得聒噪

每一座城市都必须有一块寂静
自然将生长于其中
包括鸟兽，好奇的精灵
为文明珍藏一些惊讶
在这儿不仅有自然，还有
未知的科学文明
在我看不懂的智能科技中
一种干净的，与自然结合的风景
正在生长

方特

我想去那儿看看
方特欢乐世界，能满足所有人的童心
但我一直没去
童年时我没去过游乐场
甚至没有玩具，不知道什么是摩天轮
只会在天空和梦境中勾勒城堡
那天我们去云龙
路过方特时我想起我的童年和
看上去一文不值的诗
想起我已丧失的穷困幼年
觉得苦难已经过去了
柚子花那样清香的季节已经到来
去方特重返童年吧
夏天是灿烂的季节
夏天已到方特

云龙采风

小小说

小个子

曾立力

小个子，顶职来的。饼脸、厚嘴唇，说口浓重的家乡方言。个子其实并不小，1.85米的大块头，门板样。只是为了与其父大个子区别，大伙才故意乱喊他小个子的。

相貌神态像死了大个子，连走路的姿势都像，走一摆一摆的“八字路”，两人活生生一个沙模里铸出来的。只有一点不像，有明眼人断言：小个子没有大个子灵泛！

小个子说，若不是哥当兵去了，他还真来不了，家里原本是让哥来的。他最大的想法就是像大个子样，当个不打赤脚、不下冷水的工人。厂里发的工作服、翻毛皮鞋，隆重地穿在身上脚上，以为能穿一生一世。

炉火熊熊，钢化飞溅，几炉铁水浇注完，大伙累得精疲力竭，饿得背贴背，早早走人等开饭。饥肠辘辘如响鼓，光饭一钵吞下肚，口出狂言喊赌狠。饭钵子码起几尺高，大伙七嘴八舌地怂恿小个子上！

小个子，食量大，干了一钵又一钵，一下就把纪录刷新到二斤一两。还觉得不够意思，众目睽睽下端来又一钵，霸蛮胀下又二两，撑平喉咙起不了身。大伙看得吐舌头，当场认赌服输。

“酒醉聪明汉，饭饱死岩坨。你是个猪呀？咯也跟别人去赌，老子今天非打掉你点蠢气不可！”大个子退休后仍留在厂里做木工，拿条木尺追着小个子一路喊打，谁拦也拦不住。

大个子对小个子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本来小个子也可子承父业去学木工的，但他特忌憚那气势汹汹的木尺。他学事慢，一不留神，木尺便敲到了脑壳上。心想，自己都参加工作了，还要处处被管束，太没意思！不如干铸造汗珠子掉地摔两瓣，干脆利落痛快！

身大力不亏，小个子吃得做得，大伙争着和他同上一个班。遇上重活累活，你不动他干，你干不动，他干得动。力气用不完，只要你当面夸奖奉承他两句，还乐得“嘿嘿”笑。

平素工友们家中有个什么力气活，也总爱叫他去帮忙。

“小个子帮我粉刷新房去？大鱼大肉随你吃。”“小个子你劲大，明天帮我去细沙发要得嘞？”小个子好说话，只要他不上班，哪怕是刮风下雨下刀子，从不失约。只当是人家把他当根葱，少不得他。

厂是大厂，许多人看着面熟，却并不认识。清晨，球坪里熙熙攘攘，沸沸扬扬，摆两个铁轮子，穿一根铁棍，一百五六十斤重。青年哥哥们你举一下，我举一下，把脸憋得通红。

“一下、两下、三下……好家伙，二七一十四下！”小个子守在旁边看热闹，看得蛮有味。在乡下他举过石狮子，两三百斤重的东西，随便举过头顶。

“等一下，让我来举举看。”小个子满有把握地走上前，往手掌心里用劲吐了一把口水。抓起来了，却不得举重要领，挺举不上，“哑当”一声，扔在了地上。

“嘿嘿，嘻嘻，哈哈，你当你是谁？奥运冠军啊？”引起一片哄笑。臊得小个子把脸憋得通红。

中午，赤日炎炎，球坪晒得滚烫，大伙都在睡午觉。小个子一个人跑来练举重，“哑当咿哩，咿哩哑当。”一下两下三下，四七二十八下，小个子笑了，厚嘴唇绽开得像朵喇叭花。

年初，选班长，大伙推过来推过去，打死也不当这两头受气、费力不讨好的芝麻官。

“小个子你来当这‘零号首长’看！”有人逗宝，转嫁风险。

“要得！我来试试看。”小个子跃跃欲试，居然不推辞，还以为捡了个便宜。感不知深浅，准有好戏看。

年底，厂里开年终总结大会。“李纳新！李纳新！”厂长在台上高声喊道，等着给小个子颁奖。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做不得声。

小个子这一当就当了好多年，他带的班组，年年都是先进，年年都受表彰，各种荣誉一桩又一桩往他身上摆……

后来工厂关停，一切清零，小个子最终去了哪儿？没人知道。

但仍有许多老人住在工厂的老家属区里，时常喋喋不休地念叨着小个子呢。念叨着现在的人啊就是太灵泛了！

小个子你听见了没有？

随笔

木炭少年

黄旭阳

前天在阳台上读书，偶尔抬头看到窗前的玉兰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把五一新村的玉兰树砍了，可以烧得一窑好炭。

车溪山高林密，天生是个烧木炭的好地方。

车溪小学面临调皮的车溪，背靠沉稳的樟树坳。樟树坳上灌木丛生，只是峰顶有一棵巍巍的古樟而已。小学是初小，只有一间教室，但是有三个年级的学生在这间教室里上课，一共十五六个人。学生勤工俭学，烧木炭。

烧木炭不是喝蛋汤，有一个蛮复杂的流程。先找个斜坡，挖出一个溜圆的土窖，像木桶，再在窑边开窑门、窑背开烟窗，在窑下方开灶门；然后将砍成长短相近的木柴插进窑中，密不透风，再和泥巴，将木柴覆盖，相当于盖上锅盖；再在灶门点火，烧他个火光冲天，等窑里木柴开始燃烧，灶门便停火。那烟窗开先冒的是白雾，由白转青，由青转黄，由黄转蓝，这时便当机立断封烟窗；再等个三五天，打开窑门，从窑里抽出来的便不是木柴了，而是一根根乌漆巴黑的木炭，暴利，且轻又脆。

烧木炭是个技术活，老师不懂。老师是城里下放来的右派，白白净净的，五谷不分，她只晓得教书。这些事都是学生来做。老师教一年级的小崽子念“aoe”的时候，二年级的“捣蛋鬼”在咬铅笔，演算7+8到底等于几，三年级的“游击队”已经上山挖炭窑了。老师教二年级算术的时候，“游击队”已经下山，摇头晃脑，背那篇永远背不熟的《鸡毛信》，一年级的小崽子们已经捣了个鸡窝，老师便收伙了几百把斤木炭，等人来收。

二年级的“捣蛋鬼”通常分配去砍柴，又砍得不齐茬，“游击队”封不了顶，向老师告状。老师不懂行，含糊批评几句，告诫“捣蛋鬼”要认真。“捣蛋鬼”们怀恨在心。“游击队”通常分配去挖窑，一身泥巴糊，回来又不洗手，一边背《鸡毛信》，一边用泥巴手扯头发上的泥巴。老师严厉批评了“游击队”，规定回来上课之前，必须先到溪边洗干净手。这件事让“捣蛋鬼”们心舒气爽。一年级的崽子喜欢烧火，口里念aoe，心里想着早点上山。烧起火来，便忘记了自己的正业，老师不吹三遍哨子，他们舍不得下山。进了教室，都一脸猫胡子。当然，也被勒令去溪边洗脸。

月光上初中的时候，生产队分山。家里分到了长冲的一片山坡。那山坡路远，人迹罕至，坡上长的又都是无用之木，免于刀斧，因而乔木成林。那有什么用？除了烧木炭没有什么用。父亲那时还没平反，在田里做那些他完全不行的农活。分了山，别浪费，父亲决定去烧木炭。子女都在上学，放假的时候去帮帮忙，砍柴烧窑出炭。

父亲烧木炭也不里手，要么封窑太迟，打开窑门一看，木柴全部烧化了，剩下一层雪白的灰，前功尽弃；要么封窑太早，抽出来的木炭，上半截轻且脆，下半截沉重，还没有烧透。没有烧透的木炭，车溪称为烟片子。烟片子烤火的时候冒烟，卖不出。母亲数落说，你看你能做什么事，烧个木炭都净烧出烟片子。

为了掌握这门技术，父亲打了手电，深夜走很远的山路，到长冲山坡去守候窑火。等到烟色由黄而蓝之际，封上窑门。后来，果然出了一窑好炭。

父亲一窑一窑地烧，把整片山坡的乔木全部变成了木炭。然后，将木炭分装进箩筐里，一百多斤一担，再一担一担地从长冲挑到皇图岭，换成钱。这些钱，就是子女的学费。

父亲过世已经多年。车溪小学那个女老师也早已没了消息。月光先生，当年的木炭少年，也一头白发了。母亲坐在轮椅里，有时还说起长冲的炭窑。她说炭窑的底灰是最肥的，长冲炭窑破败后，她在窑里点了一粒南瓜籽，秋天去看，长出一个巨大的南瓜，谷箩都装不下。

